

門牌真的北西晉在門牌



印翻部治政區軍冀察晉

1944.9.

戰鬪在晉西北的英雄們

目 錄

(一) 幾個戰鬥的故事

- | | | |
|---|---------|----|
| 1 | 晉西北的戰鬥 | 一 |
| 2 | 汾陽大營盤之戰 | 八 |
| 3 | 在「峯子頭」上 | 二二 |
| 4 | 甄家莊戰鬥 | 一六 |
| 5 | 騎兵在戰鬥中 | 二二 |
| 6 | 戰鬥英雄吳士玉 | 二七 |

(二) 戰鬥英雄們

戰鬥英雄吳士玉

- 2 2 青年戰鬥英雄郭六有
3 3 康家會戰鬥中的英雄
4 4 模範青年黨員賀宣
5 5 大營盤戰鬥的勇士
6 6 兩人抗擊敵寇二百的勇士趙嘉生、尹培風
7 7 戰鬥的故事

第一部：幾個戰鬪的故事

晉西北的戰鬥

晉西北通訊

一九四二年敵人「掃蕩」我三分區時，我第七團第七連據守大柏山，抗擊了一千多個敵人。敵人分成十一路來進攻和包圍，可是從早晨直到夜晚，鬼子們的多次衝鋒都跨台了，我們的陣地仍然屹立未動，到處堆起了鬼子的屍體。戰士們的子彈、手榴彈打光了，便用石頭往下滾；敵人迫近時，便用刺刀去肉搏，沒有刺刀的，便用槍托子打。一直堅守陣地到全連戰士都安全的突圍。鬼子們死傷了許多人，却撲了一個空。

去年四月四日，我二分區某連也發生了同樣英勇的故事。我們一個連被敵人包圍在一個極端不利的溝溝底下。等到敵人衝下來接近我們的陣地時，手榴彈的火花便爆炸了，隨聲便倒了無數鬼子的軀體。在火花中血肉橫飛，溝溝底集起了一堆堆的敵屍。戰鬥

愈來愈激烈了，戰士們在沒有地形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就以敵人的屍體作掩護，向敵人開準射擊，有的隱藏在敵人的屍體中，等到敵人來拉屍時，炸死敵人；有些已經負了重傷的同志，握緊最後一顆手榴彈，裝着死了，仰臥在地上，等到敵人接近時，用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有一個機關槍手，被三個鬼子在後面追趕，眼看敵人逼近了，他的手榴彈也就爆炸了，敵人倒了下來；他自己也被彈片打傷了，但仍抱着機關槍，像親人一樣把它扛回了連部。這樣，我們以一當十，奮勇的打垮了敵人每一次的衝鋒。那天敵人出發時帶了八十條麻袋，準備裝運糧食回去，可是，除了四條麻袋還空着之外，其餘的都裝着死屍回去了。我們連負責的同志在內部安全的突了圍，沒有一個人被敵人俘去。

大營盤戰鬥是莊烈的一頁戰史，已經有專文報導過，這裡不再重述了。和大營盤戰鬥同樣壯烈的是去年十月間的甄家莊的戰鬥，這是一個七天七夜、追擊、包圍最後殲滅敵人的勝利戰鬥。現人人傳誦着賀龍同志這句英勵的話：『甄家莊戰鬥是一次乾淨、徹底並全部消滅了敵人的偉大戰鬥。』在這次戰鬥中，戰士們殺敵的情緒、對祖國的熱愛與英雄主義的精神是無法描寫與無法形容的。在七天七夜的圍殲敵人的戰鬥中，有許多戰士三天三夜不曾合眼，時刻監視着敵人的行動，英勇的堅持與敵搏鬥。在小善畔，我們兩個連和三倍於我們的敵人肉搏，擊退了敵人的四次進攻。機關槍手孟文斌同志抱着機關槍從敵人重圍中突出，後面有十幾個鬼子追趕了來，他看退却不及，立即回轉身

來，打死五六個敵人。鬼子還來追，他便最後破壞了機關槍。拉開了手榴彈，連人帶機槍壯烈的殉國了。排長高岐山同志，身先士卒，衝鋒在前，肉搏中一個人殺敵數名。在花子村戰鬥時，我們某團的一個戰士，用一顆手榴彈打死了八個敵人。在辛莊戰鬥中，我們一個排被二百多敵兵所包圍，但他們爬到屋頂上和敵人應戰，將敵人全部擊退，保衛了二百多民兵的安全。文書張鳳林同志，和幾個衛生員司號員留守連部，被敵兵衝進來，他們不能往外面突，而且只有一條步槍，張鳳林同志就一個人掩護所有的同志，在窑洞裡和敵人堅持着戰鬥。鬼子們的兩挺機關槍用密集火力封鎖住窑洞門，開始向他們衝鋒，可是幾次都被他的一條槍打退，他親眼看到三個鬼子在院裡躺倒了。後來敵人在周圍點起火來，窑門被燒着了，張同志的棉衣也冒了火煙，皮膚也燒得鑿刺一般的痛，他脫下棉衣，塞到袋子裡，仍緊緊握着那條已經燒焦了半截把子的步槍，繼續向院子裡的敵人瞄準射擊，一直堅持打垮了敵人。這時他已經被燒得渾身是傷，不能行動，但其他的幾個同志，在他不怕犧牲的戰鬥掩護下，沒有一絲一毫的損失。偵察員郭忠恕同志，被敵人包围在屋子裡，他曾用兩顆手榴彈打死了兩個敵人，自己也受了重傷，可是他沒有忘記為革命保守秘密，在血泊中把帶在身邊的軍用地圖藏起來，決不使落入敵手。這是如何偉大的革命責任呀！另一個偵察員高銀棟同志，一次捉獲三個隨敵進犯的漢奸，因而，獲得了敵人的好些寶貴的情報。

前年春天田家會的大殲滅戰，更是永遠記憶在晉西北人民的心裡。在這次戰鬥中，奔襲興縣的一千四百多個的日本鬼子，只有二十多個零星的漏網逃脫，興縣地區領導殺人放火的劊子手——村川大佐和橫尾中隊長，都在興縣找到了他們的墳墓。在這戰鬥中，二十五個「皇軍」作了階下囚，他們「武士道」的精神表現很足，說：「你們的火力很强，橫尾中隊長戰死了，奧田中隊長負傷了，大隊長腹部被子彈穿過去，其他下級士官戰死的不知道多少，我看一切都已完了，隊伍被打散了，剩下我一個，那兒能行，於是我繳了槍被俘了。」然而，在七天的追擊與包圍衝殺和肉搏的戰鬥中，有一百五十個八路軍的指戰員，有的犧牲了，有的負了傷。

爲了保衛晉西北人民的生命財產，八路軍表現了高度的創造才能。譬如說吧，在和敵人的搶糧鬥爭中，八路軍出現了大批的飛行射擊手。爲了打破敵人的搶糧陰謀，他們不但走得如飛一般的快，而且打槍也打得準，百發百中，一槍打死一個敵人。

去年十二月，汾陽一部敵人竄入我們邊山來搶糧了，我們的飛行射擊手排長宋振侯、隊員常成如二同志知道後，便以一點鐘十七里的飛行速度，兩點零十分鐘內趕到三十六里地的埋伏目的地，隱藏起來了。等到敵人進入火力網的時候，他們兩個各開了兩槍，四個鬼子立刻應聲倒地，其餘的敵人也就一溜煙的跑回城裡去了。

同是這一個月裡，東社一百多敵人出發搶糧了，我軍知道後，立刻就派閻任忠同病

率領一班人前往襲擊敵人，閻同志他們一班人就以「點贊十五里的飛行速度，爬過幾座高山，涉過幾道河渠，趕到目的地，恰巧遇到敵人。閻同志指揮全班佔領有利的地位，沉着射擊，九槍打倒了五個敵人。於是，鬼子們只得慌慌張張的抱頭鼠竄了。

像上面的英雄主義的範例是述說不盡的。……

下面是郭吉祥同志那個班全班壯烈殉難的故事。去年十月，敵人「掃蕩」我八分區時，他們一個班坦天掩護全連突圍的光榮任務。在戰鬥中，他們被敵人衝散了，只得隱藏在一個小小的山溝裡，而敵人以數倍於他們的力量包圍住這個小山溝，激戰竟日。後來他們的手彈打光了，只剩下四五顆手榴彈，郭吉祥同志就號召全班同志死也不當敵人的俘虜。他們便集合在一起，準備最後的進擊敵人。等到幾個兇惡的敵人舉槍近前時，我們全班的同志便任那四五顆手榴彈的火花中，和一羣倒下的鬼子同歸於盡了。十九歲的青年戰士朱三禪同志，敵人叫著要繳槍，他却以手榴彈去回答敵人。不幸後因彈盡被俘，他大罵「殺死日本鬼」來回答敵人的各種各樣的威脅和利誘，最後在敵人的刺刀下作了一華民族的烈士。

戰鬥英雄吳士正，幾年來他曾打死了五十七個敵人，而自己却連一根頭髮也沒有損失過。他曾轉戰於華北敵後各個戰場，冀東、冀中、冀南、晉察冀、魯遠和晉西北都有他的戰績。共參加過二十九次以上的較大的戰鬥。在戰爭的烈火中他已鍛鍊成為一個

優秀的機關槍手和出色的夜襲英雄。他說：「進砲台愈進愈有趣，打夜仗越打越痛快。」三年來，他曾夜襲過馬坊等敵據點數十次，每次都是他帶領一羣戰士前去，每次都榮的完成了殺傷敵人的任務，每次都沒有一個戰士帶過花。憑着他無比的勇敢和戰績，現在已經是八路軍的一個副連長了。

犧牲在戰鬥裡的王祥同志也是一個夜襲英雄。前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他曾帶領着一個突擊班，機敏的繞過敵人的哨兵、外壕和鐵絲網三道防衛障礙，爬上了上寺圪塔敵人的碉堡，將十一個敵人全部消滅了。他是第一名爬上碉堡佔領要點的英雄。又，去年三月，在一個風雪的夜裡，帶着兩班人，衝過敵人的溝河牆三重障礙，摸入三交敵人的營房，刺殺了好多敵人。不幸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神峪塔戰鬥中，於衝垮了數倍於我們的敵人時，王祥同志也英勇的犧牲了。被全軍譽為戰鬥英雄。

得到了分區嘉獎並獲得了戰鬥英雄光榮稱號的郭有六同志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戰士。在去年六月上寺的保衛夏收的伏擊戰鬥中，郭有六同志一個人勇猛的追擊着四個偽偽軍，結果打死了一個，活捉了一個，還繳了一枝步槍。十月，部隊深入忻縣平川活動，配合晉察冀的反『掃蕩』。我們的青年戰士當時以一個通訊員的職責，却在雙乳山的埋伏點裡首先衝出來，捉住一個偽軍，繳了一支三八式步槍。在十月的反『掃蕩』戰中，他又建立了奇功，一個人繳獲了敵人四支步槍、三顆手榴彈和二百發子彈，打死一個偽

本鬼子和一個偽軍。並且還活捉了兩個偽軍。

跳崖殉國的郭保寧同志是一個偵察員。在敵人對大營盤的報復「掃蕩」中，他轉身任務出發後碰到了敵人，並被敵人包圍了。在打垮了敵人兩次衝擊後，他子彈沒有了，腰也受了傷，但他知道他是一個八路軍，不能做敵人的俘虜，就以最後的一顆手榴彈給敵人以最後的打擊，自己也從幾十丈高的斷崖上跳了下來，壯烈殉國。

鬼子們天天地嚷着「確保佔領地」、要「消滅共產軍」等等胡說八道，但自從英勇善戰的八路軍來到後，鬼子們便只能把他們自己「確保」在晒不到太陽的烏龜殼裡，而且就在他們那烏龜殼上面，還往往飄揚着中華民國的國旗。在鬼子們所謂的「確保佔領區」裡，則正是「共產軍」所建造起來已經六七年了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今天它又叫做「晉綏邊區」，這裡三百萬人民，在英勇的戰鬥中正過着自由幸福的新民主主義的好光景。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

汾陽大營盤之戰

大營盤在汾陽城西約一二百米遠，平時經常駐敵兵一個中隊，警衛汾陽。敵寇「掃蕩」我根據地時，則為集中大兵的營房，警衛森嚴，四週據點很密。西南有莊十上，正南有三泉，東南有田屯，東面為保白石，北為莊花、羅城，相距近二十里，遠的亦不過二千里。西距南和堡僅六里。公路橫貫，交通便利，敵人一向把它看做安全區。這次我八分區某部和地方武裝密切配合，經過周密的佈置，乘敵人不備，一舉攻入，大獲勝利。

我軍於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光景，從××出發，靜悄悄地通過敵人的步哨線，深夜達大營盤。時殘月初露，我指戰員躡步沿營盤從西面繞到東牆營門。排長涂丙榮率尖兵張志明、崔銀海、郝鳳兆三人在前面。營門敵人的哨兵正在揹槍踱步，立即被我尖兵撲殺，涂排長亦不幸中彈重傷倒地，但仍命令尖兵趕快衝入營門。鐵絲障礙物一飛尖兵用斧砍斷，後續部隊緊接着衝進去，門內左右兩衛兵室內敵兵十餘，在我手榴彈爆擊下大半斃命。我軍分兩路沿大禮堂兩側直入大操場，以刺刀手榴彈與兩旁營房內之敵長風

開白刃戰。我指戰員奮勇擣殺，連克七座營房，敵死傷不少。敵兵雖竄入西南角之碉堡，但是該碉堡早先已為我軍佔領。敵兵被我用火力壓制在院內。這時候，手榴彈的爆炸聲，敵寇的惡叫聲，震動夜空。當戰鬥正激烈時，汾陽城內敵寇開出汽車三輛，前來增援，被我預伏部隊迎頭痛擊。車上的指揮官當場斃命。敵汽車趕緊掉頭竄到莊花，兵士倉惶下車，四處躲藏。時天色將明，我軍完成戰鬥任務，繳獲大量戰利品。遂勝利而回。

這一次戰役，充分表現出我全體指戰員英勇堅決，不怕犧牲的精神。當我與敵兵進行白刃戰時，全體指戰員無不奮勇爭先，六連連長李洪才同志，連續衝進六排營房，側腹受重傷，鮮血外流，仍以手按腹衝至大禮堂，並高喊「同志們！快衝呀！敵人快死了！」排長楊子亮同志背部被彈片重傷，仍忍痛指揮，率領尖兵的排長徐丙榮同志，過去在右沙莊戰鬥中，曾手刃敵兵，繳獲擲彈筒；兩次襲擊岔口時，都擋頭陣。這次雖身負重傷，還督揮尖兵破門衝鋒。

汾陽城內，敵人在戰鬥後非常恐懼，戒嚴數日不敢出城，並向民衆進行欺騙宣傳，來掩飾其失敗事實。可是城關附近民衆，都知道敵人狼狽匿藏於莊花的情形，聽了敵人的鬼話，背後報以冷笑。在戰鬥時，敵人強迫僞軍增援，向我衝鋒，僞軍畏縮不前。這個勝利的佳音傳到平川各據點後，僞軍更加動搖了。有的老鄉問僞軍：「八路軍新軍來

了，應如何設法？」有的說：「槍口掉轉過來。」某些偽組織人員聞訊後，對民衆說：「大營盤都被八路軍打開了！」平川居民爲此更加興奮。當戰鬥激烈進行中，城關附近民衆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互相問說：「好！八路軍，你們快打進來呀！」他們一致傳說：「八路軍新軍打羅城是向敵人警告，打大營盤是給敵人小的打擊，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我軍凱旋途中，民衆爭先拿燒好的米飯、餅，來慰勞我們。當部隊返回根據地時，村中男女老幼亦相率以迎，爭騎我繳獲之戰馬，軍民歡騰情況，至爲熱烈。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在「峯子頭」上

——晉西北一個破綻戰的素描——

九月，秋風暗送了北國的門檻，整個大地被冷靜的空氣籠罩着，金黃色的田禾，都搖曳在廣闊的原野上，農民的孩子活潑的唱着：「秋風涼，樹葉黃，快給戰士縫衣裳！」的歌曲。

十號的晚上，正在準備睡覺的時候，忽然接到一封密電，大意是：「展開大的破擊戰，準備工具，作普遍的政治動員，於十五日前奪取三井、峯子頭、東寨三據點……」參謀長很沉默的端詳着這封命令，一會兒就走在掛地圖的牆邊，用手指指向峯子頭、三
東寨的地方，點了點火，就拿着電報走出去了。

走入政治部院內，看見每個房間的燈還沒有熄滅，傳出絲絲的語聲。

「主任在家嗎？」參謀長高聲的喊。

「在。」政治主任匆忙的一面答應，一面把參謀長迎了進去，當他看完了參謀長要

給他的電報以後，說：「就是這樣，今晚趕製命令，明早就送。」兩人又用低沉的細語伏在地圖上，談了一個時候，就走開了。

看吧！每個單位都像一座巨大的發動機，加了足夠的馬力，在緊張的開動着，寫命令、譯電報、編教材、印製宣傳品……，在這沉靜的夜裡，只有紙張、鋼板、油印機及文具擲放的聲音，人們的心力，都用在這次戰鬥的工作中，堅固的勝利的信念，在每個人的心中激盪着……，一直到下半夜，人們才帶着倦意睡去。

第二天黎明，各部把整理的文件，交給了兩個騎兵通信員向各部隊發送，各部隊接到命令就迅速的執行了。政治動員準備工作，在每個連隊，迅速而緊張的進行着，戰鬥熱情的心，使戰士們高興得發狂似的互相喊着：

「打敵人的紙煙去呀！」

「還有罐頭和日本大衣呢！」馬上另一個接着喊。

「不，我們要奪敵人的機關槍！」這是一個政治處組織股長的聲音。

每個連隊還互相發出了挑戰書，看那一連最勇敢，勝利品得的多。

從這以後，每個人都進入戰鬥的氛圍中，嚴肅的，機警的像正在和敵人搏鬥一樣。十四日的黎明，各部隊都朝着自己的目的地進發了，一支支健壯的軍隊，在田野中蠕動着，唱着激昂的歌子在行進。

下午約六點鐘，天空被濃霧遮蓋着，大地顯得烏暗了，這自然的偽裝，給了我們行動中很多的方便，無形中遮住了敵人的耳目。我們靜靜的通過了骨（嵐）五（寨）公路，爬上了骨嵐東山，最後到達了小紅眼溝。

第二天黃昏時就到了深山岩，隊伍就在這溝內停止前進了。

在參謀長簡單的解釋和鼓動之後，部隊又向峰子頭進發了，這時夜色朦朧，黑暗籠罩了大地。隊伍在繼續前進，爬過一座峻陡的山頭，從那灰暗的遠處看去，敵人的碉堡像一座城樓似的，裡面射出一閃一灼的微光，像荒墳中發出鬼火一樣在地面上游動着，大約將有午夜的光景，碉堡就呈現在我們眼前了。

便是相當沉靜。隊伍依照偵察好了的地型，迅速的佈置開來，將碉堡重重的包圍，約莫十二點十分，就動作起來了。首先擔任破擊的一連，匍匐前進，撫摸着冷靜的大地，越過了手中的槍枝和工具，眼睛不敢稍有一點疏忽的，在注視着前面的碉堡。不一會，一顆手榴彈爆炸了，這是戰鬥的信號，戰鬥遂即開始，槍聲，砲聲，手榴彈爆炸聲……打破了夜的沉靜，火花在黑暗中飛迸着，照澈了黑的夜。

敵人受驚的狗，到處亂竄，無目的的向前邊用機槍亂掃。正當敵人驚惶不知所措的時候，我們的戰士，已勇敢的衝上碉堡去，看吧！這一場的廝殺，是多麼的激烈，只

聽見刀槍互擊

的聲音，敵人一個一個倒在我們的刺刀下面，呻吟、哀號、啼哭的

延續不斷，在

吸人身前，陳列着槍枝、子彈、礮頭、紙烟……每個戰士看到了這些勝利品，都各自暗暗

的笑了，又緊張的搜索另一面廻盪的敵人。現在只留下副優最上層的

敵人，和我們外面的隊伍對抗着。

當槍砲聲比較稀疏了些的時候，我們又圈的一個組織股長劉野平同志，乘着這個機會，很勇敢的站起來，領導着敵工小組，喊日語口號：「日本的士兵們：你們被包圍啦！快丟下槍來！絕了！」

對不殺你們……」起先敵人聽到那裡發出口號的聲音，就向那裡發出排槍，喊了幾次之後，敵人也停止了射擊，在靜聽口號。在這樣的情形下，劉野平同志更大胆的不斷的喊着。他們的口號收到很大的效果，敵人已將沒有子彈的槍從窗口擲出來了。

天將破曉時，戰鬥已經平靜，但間斷的還可以聽見幾聲稀疏的槍響。這時，殘餘的敵人却最卑鄙的手段

來殺傷我們——施放毒氣，周圍的青烟，隨着北風慢慢的飄在空中，又向我們陣地流來了，幾個人又打噴嚏又流淚，一會暈倒了，大家都喊着說：「毒氣！」馬上都用手巾洒上尿，掩在嘴上，才避免這兇惡的毒煙。

黑暗已經過去了，白晝又降臨到人間，微微的晨光，向人們投視着得意的眼色，照射在勝利者臉上。這時，我們更猛烈的火力——迫擊砲、機關槍、步槍向碉堡怒吼了。